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六

錢唐倪濤撰

金石題跋

錢塘厲鶚太鴻

武林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為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時以開山住持僧西天高達摩實理板的達

之請於延祐巳未春三月建西天寺至正壬辰燬
於火戊戌王之子儀同三司浙江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須行宣政院事節制諸軍
便宜行事達識帖睦兒顧瞻感慨捐俸剏以繼
先志更扁上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同祈皇帝萬
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提
點僧公哥古魯住持智明普照大師依仁屹刺識
巴講主監造朝列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

都元帥于應辰大元至正十八年十月初三日置

右鐘在

烏龍廟

西天元興寺在吳山西南清平山之東與鳳凰山相接

宋故宮芙蓉殿也元仁宗延祐六年己未江浙行省中

書左丞相贈太師和寧忠獻王康里脫脫為西僧髙達

摩實理板的達建初扁曰西天至正十六年壬辰燬於

火子達識帖木邇仍為是職捐俸鼎創以繼先志扁山

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寺僧公哥古魯依仁屹剌識巴

等題紀其事於鐘上葢鑄鐘之年即刱寺之年也按元史康里脫脫世祖時入宿衛於武宗仁宗有定策功曽輔武宗為中書右丞相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開杭城通江河以便商旅明許復齋作元史闡幽惜其澤不廣於天下而獨被於吾浙賢相不竟其用仁宗之過也其子達識帖睦邇以至正七年來為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許以便宜行事是時江淮盜起使為達識帖睦邇者輯和民人訓練軍實繕城池以

固圉選將材以禦敵收苗軍之用而撫以威信識淮張之詐而討以大義則紅巾可無躪浙之虞白駒可無據杭之禍奈何賄賂滋彰庸懦日甚始則倚完者為重以拒士誠終則受士誠之欺而殲完者卒至徵省沸浪禾中飲鴆生無功以報國死何面以見父烏在一寺之建能繼先志耶貢禮部師泰玩齋集有建寺碑載高達摩實理板的達居山中久一旦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見之秦隴間者蓋已百餘歲矣達識帖睦邇重建時又於

殿左廡屋四楹奉祠先生割田供祀皆可補此記之缺夏大理時正成化杭州府志云宋故宮寢殿基為尊勝寺和寧門基為般若寺後殿基為小仙林寺垂拱殿基為報國寺與元興而五至正壬辰七月冦至郭萬户屯羅木橋東營與對敵士民咸登望江亭以覘冦退命軍士焚之是寺之燬即至正十六年士誠逼杭達識帖睦邇棄城潛遁時也既燬而刱僅及朞月士信且拆白塔以築城五寺又遞湮矣今遺趾已不可考獨鐘存萬松

嶺烏龍社廟中題字陽文在欒間上下俱鑄作篆古字吾友丁處士敬身拓得墨本命予考證予嘗登鳳山之原空林胥井觸目蒼涼不謂鐘簴尚存兩朝廢興之感備焉故為之書按跋內脫脫諸名乃載錄鐘款故存其舊後倣此

陶南邨書史會要云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康里人官至江浙行省太尉知讀書能詩大字學釋溥光小字殊有骼力

鐵四太尉詩并序

鐵四太尉在吳山東嶽廟廡下宋名中興觀像凡四軀擎拳瞋目醜怪駭人相傳江中浮來郡人有忿爭凶隙者則迎而詛之案凌彥翀柘軒集有吳山東嶽廟化鐵四太尉疏云吳山東嶽廟鐵四太尉一曰靈應侯二曰福祐侯三曰忠正侯四曰順祐侯以禦災危以鐵肖象非一日矣因軍器造作有欲假為用者一夕託夢於王子澄曰吾欲助國將作吾新像以離於此已而果為國用子澄識其語不忘果蒙神祐動止協吉欲求衆力圓

成庶見神功昭著彦㶖為至正末人像當重鑄於此時
不知何年復增鑄一軀謁爲五方之神俗名鐵哥而敝
俗不可息矣

岱宗長五嶽秩祀百代舉仙釋爭傅會幽渺竟難距臨
安宋行都寓祭亦名旅四尉知何神封號侯爵序治官
乃范鐵面目黑如秬謁傳汎濤江風掀出沙渚奇事神
降華里俗文詛楚慎匪金人銘誕将木甲侶泰山上有木甲漢武帝時神也見應劭漢官儀唯有避俗翁皎皎載玉楮當年著靈功志

在捍疆圉不為錢可耕不為釜可煑願鑄為五兵廓如
埽烽炬報貺重肖形爭傳夢中語斯事畧足徵諸臯儻
見許銜寒過琳宫虚廓竄松鼠

焦山古鼎詩 已見前集第三卷

古錢詩二首并序 已見前集第二十卷

武林龍興寺石幢詩

唐開成二年陀羅尼石幢處士胡季良書

寺為梁發心院唐改龍興宋改祥符在杭州城西

舊基廣袤九里後漸沒入民舍石幢在夾牆空壍中明李忽放異光居人捨宅重建去今祥符寺里許矣

王弇隨手雜録云錢王有外國頗眩伽寶方尺餘置龍興寺佛髻中皇朝改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凉飔洗河橋斜景蔔蘗踏青豆垂牆匡古寺門半闔干年十寳地湫隘屋廬雜九曲何處尋東坡有祥符九曲觀燈詩廢壍

産鳴蛤石幢妙章草下有舍利納立神捧蓮趺光氣夜
歊欲遂令婦子樓儼化栴檀塔吾儕好奇癖往往臭味
合丁君敬身尤勇鋭辯證紛駁遝乍睹增雙明久讀繞三
匝濡紙脱其文可供硬黄搨問年值唐季逾歷幾臘臘
城中易黒灰此獨未摧拉瑩無苔蘚生古色對磨衲許
醉聲聞酒乘月再提榼

武林吳山麻曷葛剌佛詩并序

麻曷葛剌佛碑在寶成寺

朝廷差來官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

伯家奴發心喜捨淨財莊嚴麻曷葛剌聖相一堂

至正二年月日立石

麻曷葛剌佛在吳山寶成寺石壁上覆之以瓦元至正二年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案元史泰定帝元年塑馬合吃剌佛像於延春閣之𡽪清亭下輟耕録亦稱馬吃剌佛葢梵音無定字故也元時最敬西僧此其像設獰惡可怖志乘不載觀者多眛

其所自故詩以著之

寺古釋迦院青滑石如飴何年施斧鑿幻作梵相奇五釆與塗飾黯慘猶淋漓一軀儼箕踞努目雪兩眉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夾持玉顱捧在手豈是飲月支有來左右侍騎白象青獅獅背匪錦幪薦坐用人皮髑髏亂繫頸珠貫何纍纍其餘不盡者復置戟與鈹旁紀至治歲喜捨莊嚴資求福不旹捐宰官多佞辭我聞劉元塑妙比元伽兒搏換入紫闥祕密無人知此像琢山骨要使

千年垂偏翻諸佛名難解姚秦師游人跡罕到破殿蟲網絲來觀盡毛戴香火誰其尸陰苔久凝立想見初成時高昌畏吾族奔走傾城姿施以觀音鈔百定鴉青披題以樸檄筆譯寫蟠蚪螭照以駝酥燈深盌明流離供以刲羊心潔於大祀犧紅兜交膜拜白傘紛葳蕤琅琅組鈴語逢逢扇鼓馳到今數百禩眩惑生凄其但受孔子戒元世祖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廉對曰臣已受孔子戒漫書膽巴碑趙子昂延祐二年奉命書膽巴帝師碑膽巴華言秘密訪古為此作聊釋怪謀疑

八月十八日同丁敬身游龍華寺尋石壁上宋人題名登慈雲嶺觀永壽院宋仁宗佛牙讃吳越摩崖篆字

城南丁隱君嗜古有神契山心本清虛詩骨不柔脆約我緣江行驕陽竹傘蔽迤邐峰覆釜參錯樹排薺斜徑通烟蘿仰見巖壑麗雙林昔傳公全身此中瘞漁竿亦通禪蕭散久順世入門松影轉殿址秋草翳羿子茅蓋頭供客馥叢桂舉似藕絲燈莫辨蕭氏製

原注蔡條鐵圍山叢談錢塘龍華寺有傅大士真身塔及敲門椎誦金剛經拍板藕絲燈三物藕絲乃梁武帝時物也所織紋實華嚴會說法相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政和後索入九禁

唯聞蒼壁下古字徧深鍥驚喜極逾量綫路怵子細披荆復拜竹習勇我能繼下窺臨伏檻上覷攀埤垷向無剜苔人堙没八分隸弓䩭祠高禖牲玉祠上帝卦滕遺圜壇仁祠想禮絶其佗紀游者北南宋更遞完好十得

五姓名屈指計汗簡不可磨況碑反為贅猶令後來輩

抉剔認書勢

原注紀游題名有司馬池周騤潛說友徐理等南郊

齋宿題名有京鏜袁說友李璧陳自强錢象祖謝深

甫張巖等鈌落尚多

體勞坐少休拭汗翠雲袂嶺路近見招餘氣鼓尤鋭江

色懸虛寮泉花滴螺髻仁皇頌金骨排儒說滋弊大書

摩雲根作偽殆如寱

原注永壽院石上刻宋仁宗佛牙讃七律一首考宋僧法雲翻譯名義釋舍利下亦引此讃其詞鄙陋葢假托為之

偉哉武肅勲伐山行旅惠不獨築塘木爻合既未濟森然垂玉箸尚紀卯申歲英雄冐臣賊圖霸聊自衛首題碭山朱如裂昭諫皆

原注慈雲嶺崖上篆刻云梁單閼之歲興建龍山至涓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令勒

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共四十九字田氏西湖志止載首十八字考單閼為梁朱温開平元年涒灘為乾化二年甲申則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蓋吳越武肅王所題

所得俱不訾何啻三品幣重來攜匹紙氊推拓次第當作天龍游窮搜發幽滯九日以為期勿悵巖扉閉

武林艮山土神廟碑詩

同樂城耕民游艮山山在城東北高可二丈許蓋

土阜也旁列古松三四晚風肅然殘雪在地臥殘碑已中斷讀之不甚了了乃元艮山土神廟碑大德已亥紹興路儒學録古杭沈德章記幷書廟不知毁於何時作詩紀之

臯亭雪未消數峰粲可數城陰艮其背有此山戴土牽拂無事朋共探風物古晚寒閉漁村斜陽入疏圃疎松時一響似喜我輩撫徘徊去仍留斷碑記祠宇惟存豬兒年髣髴辨杲甫斯人今安在閲世如過羽社翁一尊

酒寂寞罷歌舞明年梨花時再尋比韋杜沙河春水生
肴客曳柔櫓

江都縣吳尋陽長公主墓銘跋

右吳舒州刺史彭城劉公夫人故尋陽長公主墓志銘
閩縣丞危德興撰在江都興寧鄉近羅素心明府家佃
人掘地得之乃五代吳太祖楊行密女也母曰王太后
即生睿宗溥者陳濬吳楊氏本紀信都芳沤上英雄小
録徐鉉吳録邦溝要畧吳將佐録諸書皆不傳考歐陽

公史司馬公資治通鑑吳檢討志伊十國春秋並無舒州刺史劉棊其人志第云先君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夏惟劉存事太祖破杜洪有功進鄂岳觀察使與江夏有合公主所下嫁意其為存之子惜名字遺佚爾通鑑稱存為泌陽人此云彭城以郡望也公主之薨在順義七年是冬徐温卒知誥專政十一月甲子改元乾貞誌中大夫稱大卿夫人夫字亦缺筆蓋為避行密父怤嫌名而然如周草窓所載興唐寺鐘題誌至金

紥光禄大御史大銀青光禄大直去夫字尤可怪也公
主長于祚官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俱可
補入十國春秋楊氏起羣盜據有江淮可云一時之傑
不再傳而嗣主庸懦授人以柄僅擁虛器丹陽宮之禍
子孫無噍類焉主甃於無事之日得有誌銘以傳於後
不可謂非幸也已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七　　錢唐倪濤撰

武林磨崖續攷

仁和趙氏小山堂拓本

武林諸山磨崖載於西湖志者已録於前集一百十卷矣志中頗有遺漏今依小山堂所藏拓本是正之以補湖志之譌缺云

南山

賈似道題名

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賈似道領客東元嘉史有之廖瑩中黄公紹王庭來游子德生諸孫蕃世侍（楷書四行字徑二寸）

王廷老等題名（在水樂洞　湖志止載石屋一刻）

睢陽王廷老伯敭錢塘吳君平常甫大名王頤正甫昭武上官均彦明臨川王安上純甫同游熙寧癸丑七月巳未（正書五行字徑一寸五分）

祖無擇等題名

祖無擇沈振元居中口光熙寧乙酉孟秋晦日偕游

篆書五行字徑七寸

朱文公題名

紹熙甲寅閏十月癸未朱仲晦南歸重游鄭君次山園亭周覽巖壑之勝裵回久之林口之余方叔朱耀卿吳宣之趙口父王伯紀陳秀彦李良仲喻可中口來

行書十六行字徑二寸文右行

梁安世題名

梁安世次張鄭□次山來淳熙癸卯□月初四日 正書

五行字徑一寸五分

游茂先題名

建安游茂先行按浙東晚宿慈嚴元符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行書二行字徑二寸文右行

周之祥等題名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周之祥履中何志同彥時

黃粱子虛來游 正書四行字徑二寸四分

尚絅題名

尚絅字中裳 正書二行平列字徑九寸

左有二月十五日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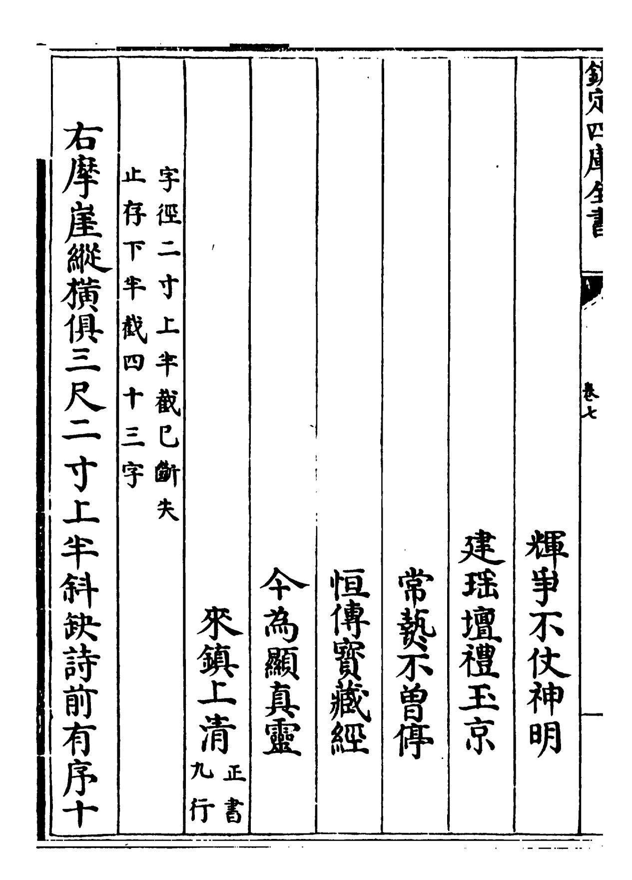
右有辛卯題三字

錢武肅王排衙石詩刻 在鳳凰山頂

王 上半段已斷止存一王字

南一劍定長鯨

帝匡扶立正聲



輝爭不仗神明
建瑤壇禮玉京
常爇不曾傳
恒傳寶藏經
今為顯真靈
來鎮上清　正書九行

字徑二寸上半截已斷失止存下半截四十三字

右摩崖縱横俱三尺二寸上半斜缺詩前有序十

行每行二十二字行書字徑一寸前半漫漶不可

識讀至第八行下截有仙聖所居必有禎祥之事

特現十二字第九行下截有址巳周宮庭旋建聊題

諷詠以十二字第十行下截有之首口此上宮七言

八韻十字湖志云七言八句者誤也

御教場石刻四通

一磨崖縱一尺二寸橫尺一寸正書四行每行六字

漫漶巳甚惟二行登口亭石衖四字三行元豐巳

末四字尚存

一磨崖縱三尺三寸橫二尺五寸餘正書六行每行十二字字徑三寸惟首行淳祐乙巳夏秋之交八字次行□雨靡神不告五字四行亭啟祈三字甚明餘俱漫漶不可識

一磨崖縱二尺四寸橫二尺三寸行楷七行每行八字字徑二寸五分其文曰□□□年仲冬□□□□會□□者□□轉運使蔣□□□□舉鹽香周□民

望轉運判官□偉紹□知軍州事蔡□□□□

一磨崖縱一尺八寸横一尺正書皇宫墻三字字徑五寸

佛説四十二章經跋以下二段係西湖所删者今補録於左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欝然有典謨之風是時搢紳鉅儒若富公弼賈公昌朝輩分寫金剛經刻琢堅珉三十二分至今蛟龍虵蟨翺翔踴躍挹之而疑其飛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跨三代下峙兩漢道術

奇士輩推明盛典命智曇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各分寫四十二章經鐫石龜山下作江河湖間曠代絶無而僅有一勝事蓋散則一大藏演之不足聚則四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淡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迦葉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盡其大哉惟衆賢舉墜典而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是經雖微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明其趣一也時聖宋紹興巳

卯冬十一月旦跋西蜀布衣武胡撰

觀世音經像贊

贊曰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

瞻仰歎佛功德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二聖早還

京闕天眷共保千祥四海晏清兵戈永息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法界衆生同霑利樂時紹興二年歲次壬

子中元日記

北山

龍泓洞鑿佛題名

□山清信弟子滕□□□□□敬捨淨財於石室鐫造彌陀□尊觀音勢至伏□身恐有多劫寃愆今生故悞伏願□不□之勝因滌累劫之債□時廣順元年歲次辛亥四月三日鐫記小楷八行字可五分

大元國杭州佛國山佛像賛

永福楊總統江淮馳重望於靈鷲山中向飛來峯上鑿破磨崖石現出黃金像佛名無量壽佛身含萬象

無量亦無邊一切人瞻仰樹此功德幢無能為比狀
入此大施門喜有大丞相省府衆名官相繼來稱賞
自一佛二佛悉起摸畫樣花木四時春可以作供養
猿鳥四時啼可以作回向日月無盡燈烟雲無盡藏
華雨而紛紛國風而蕩蕩願祝聖明君與佛壽無量
為法界衆生盡除煩惱障我作如是說此語即非妄
至元二十六年重陽日住靈隱虎巖□伏謹述□大
都海雲易菴子安書丹

元僧楊璉真伽兇𦋺肆毒神人共憤乃刻巳像襍諸
佛中明太守陳公鑿去其頭大快人意而像贊猶存
尚為名山之玷今備録其詞以識惡跡亦冀後之君
子擊而去之爾覽者勿與題名諸刻一例觀也
飛來峯鑿佛題名六通
靈隱禪寺伏承大功德主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
浙等處行尚□□左丞相□□荅失蠻布施金□□
重裝佛國山諸佛菩薩聖像所集洪因端爲祝延□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皇太后皇后齊年皇太子千
秋仍祈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者至大三年九月日住
持僧口口謹題
大元國口口榮禄大夫行宣政院使口口夫人謹發
誠心口捨淨財命工鐫造口金剛手菩薩聖像一尊
端為祝延聖壽萬安保佑院使夫人福禄增榮壽命
延遠家眷安和子孫昌齡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日
建

□□大將軍前淮安萬户府□□管軍□楊□全妻
朱氏發心施財命工鑄造阿彌陀佛觀音大勢至聖
像三尊祝延皇帝聖壽萬歲□至元二十□□□□
丙午日吉辰建
大元國功德主徐僧録□□等命捨淨財鑄造毗盧
遮那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三尊端為祝延皇
帝萬安四恩三有齊登覺岸者至元二十九年八月
八日宣授杭州路僧録徐□□潭州路僧録李□□

大元國大功德主資政大夫行宣政院使楊□謹發
誠心□捨淨財命工鑄造多聞天王聖像一尊端為
祝延皇帝萬歳國泰民安法輪常轉四恩總報三有
遍□法界衆生齊□佛道者至正壬寅二十九年七
月仲秋吉日題
總統所董□特發誠心施財命工刊造觀音聖像上
荅洪恩以祈福禄增長壽年綿遠者大元戊子三月
吉日題

賈似道題名 在龍泓洞

咸淳丁卯十月十八日賈似道以歲事禱上竺回憩於此客東元嘉俞昕張濡黃公紹王庭從子德生侍期而不至者廖瑩中 正書六行字徑六寸

蘇子容等題名 在飛來峰

蘇子容李端臣蘇浩然彭知權蘇□之曹潛夫熙寧□□六月初九日游 正書五行字徑二寸

□公□題名 在飛來峰

口公口口卿楊口口之慶歷六年七月十二日來 正書

四行字徑三寸

蘇子容等題名 在飛來峯

子容濟翁口聖潛夫潛叔元卿平叔守道熙寧丙辰八月癸巳自淨慈南口下天竺過靈鷲遂游靈隱而歸 正書二行字徑一寸五分

搏雲二大字 在飛來峯

搏雲　華亭孫克弘書 篆書字徑八寸款正書徑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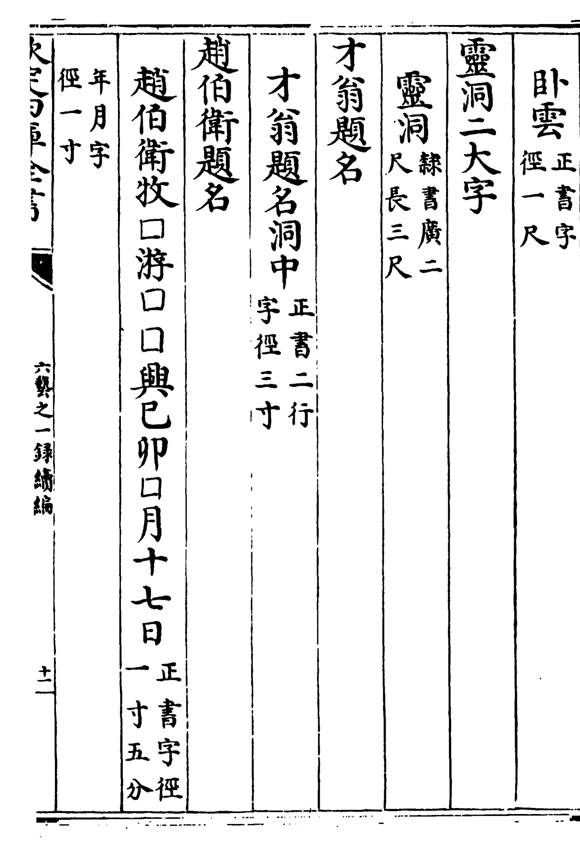
賈似道題名 在天竺

賈似道叱以歲事禱靈隱迄幸有年飯僧已因過此山吳子聰東元嘉邱傻亨俞昕廖瑩中張濡黃公紹王庭從馬子德生諸孫蕃世侍僧法照德寧時舉妙寧俱咸淳三年歲丁卯十月望 隸書九行字徑四寸

欵賓臺三大字 在天竺

欵賓臺 正書字徑八寸

卧雲二大字



卧雲 正書字徑一尺

靈洞二大字

靈洞 隸書廣二尺長三尺

才翁題名

才翁題名洞中 正書二行字徑三寸

趙伯衛題名

趙伯衛牧□游□□興巳卯□月十七日 正書字徑一寸五分

年月字徑一寸

清虛洞天四大字

清虛洞天篆書字徑一尺

開襟二大字

開襟正書字徑一尺

東坡寳成院賞牡丹詩在吳山寳成寺中

蘇子瞻賞牡丹詩　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唯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

郎在千里熙寧壬子芳春吉旦東坡題正書六行字徑三寸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八

錢唐倪濤撰

法帖題跋

朱彝尊竹垞甫曝書亭集

書淳化閣帖夾雪本後

淳化閣帖十卷摹自王著等董逌詆之謂決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然當時珍惜特甚藏板御書院惟大臣進登二府者賜以一本耳所謂官法帖是也歐陽永叔時板

已被焚稱舊本為難得況後此又數百年乎夾雪本舊藏頋大理家後歸蔣氏宛平劉大夫知鎮江府日購得之其公子攜之濟上歳在庚戌觀焉中多闕文補以文氏唐氏所藏本皆逺遜原帖其以夾雪名者蝨食其墨以素紙裝之若六花之散於几席也葢自棗材既裂後遂㩗以銀鋌世多以此驗其偽真是本裂處以木補之殆在銀鋌未㩗之先賜本之僅存於今者矣法帖之傳於世各有源流可考而吳中黠工每割裂跋尾圖書以

眩人耳目雖善鑒者或致疑焉若是帖之見蝕於蟲其文宛轉糾纆字畫無損巧過漏痕釵股龜魚蟲鳥柳葉之篆即至黠者不敢倣其萬一宜有力者所共寶也觀於是而知古人未可輕詆永叔謂其難得是誠知言

題江都王氏家藏閣帖

閣本棗木傳刻易失其真而世寶之吾鄉天籟閣藏有初搨足本題以千金後經亂失去以予所見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别紙退谷孫氏則僅存二卷而

已是本首尾完好獲覩銀錠未擄時生面宜為鶴皋主人真賞也

石刻鋪叙跋

石刻鋪叙二卷宋建昌曾宏父撰卷末有後序書字季卿其叙孟蜀九經及思陵御書石經本末特詳又南渡以後秘閣帖亦詮訂有序按宏父本名惇紹興十三年以右朝散郎知台州府事其以字稱者避光宗諱也臨安書肆陳思輯寶刻叢編援据頗廣顧不及是編予從

射瀆就堂上人抄而藏之不啻象犀珠玉之外網得珊瑚木難然

絳帖平跋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抄得之僅存六卷爾記在都下于孫侍郎耳伯所獲觀宋榻絳帖二冊光彩煥發令人動魄驚心過眼雲烟至今攪我心也堯章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

傳為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偽真察及毛髪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墓磚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黄長睿王順伯為優抑絳帖摹自劉次莊著有釋文二卷外有黄庭堅跋一卷榮芑釋文幷説一卷无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書蘭亭續考後

蘭亭續考二卷錢塘俞松續桑世昌考而著録也卷中載檇李沈虞卿氏跋五考之宋史無傳至元嘉禾志弟

書沈揆梁克家榜進士注云侍從顧不書其字金史交
聘表大定二十九年閏五月宋遣沈揆韓侂冑來賀登
位又不書其官今觀五跋其一云上即大位之初揆以
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後
三年來守吴郡裝為一卷所云上即大位者光宗也按
中興館閣續録題名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年進
士淳熙十年七月以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
年十一月進秘書監十四年五月為秘閣修撰江東運

副紹熙四年以權吏部侍郎兼實録院同修撰而正德姑蘇志守令表揆以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任四年二月除司農卿合虞卿跋及諸書勘之虞卿之歷官本末略具矣續考又載魯長卿氏藏有蘭亭會妙卷伊孫之茂字伯秀别字雪村跋其尾稱兒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坐膝上覩此已七十年不覺感愴余按周益公必大撰朝請大夫海鹽曾詧墓碑伯秀得附書名跋言龍舒府君者大夫長子承議郎通判舒州可簡也虞

卿好古魯氏會妙卷後亦歸之此伯秀有感愴之言要之兩公跋語皆條暢不類董逌輩之晦澀詩所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非歟吾鄉張元成嘉禾志不傳至元所修失之太簡其後柳琰鄒衡趙瀛劉應珂排纂舊聞日就放失文獻無徵尚論者徒深浩歎而已因覧俞氏書有感識於卷末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蒼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

肇於次仲章草原於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於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於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於王内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絶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

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於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於竇泉述書賦注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一寸二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别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宋搨黄庭經跋

褚登善於西堂録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外太史蒧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

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黄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為之然登善著録其為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鵞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諠東中審視之仦離横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鐫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絶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内府所藏凡一百一

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録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今陶九成所載目録唐以前本無聞焉兹冊為爛溪潘氏家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歳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頻監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葢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㮊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若若是且於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筆精墨妙過於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本是智永臨

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末有孫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前後符合竊疑是冊即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録然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葢肥本也禊帖肥瘦攸殊褚廷誨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

明本肥𥡴懐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黄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抵書家率以瘦本為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匱金三紙加氊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絶與相類殆原出於肥本者也帖今藏𤄞溪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入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録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於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曰性命可輕此實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壓於坐以予觀袁伯長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

於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葢不誣矣玆來柘湖觀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歟抑薛向所藏石歟要之肥瘦適中弩啄生勁勝於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窮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為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板字有潤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

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歴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隸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冊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禊帖二石藏緺修姜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禊帖

者必準於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為斷予嘗嘆為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為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玩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

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録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册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册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為群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

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閣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弓爾然楷法已畧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聖教序跋

鍾山紀髹子客於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搨聖教序舊為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敎跋尾敎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嘆此册紙墨

絕妙當知為南渡以前物矣予京畜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估其價析産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為不爽銖兩焉甲寅春㮚子東裝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九

錢唐倪濤撰

續書體論

東吳顧炎武寧人甫日知録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

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字也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瑯琊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說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

三國志注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許氏序說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元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

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顒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宫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㸑銘曰汾陰供官銅㸑二十枚二十字作卄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

自隷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况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廵等十餘人之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

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

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户彤說張林說黄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

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収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

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洍下引詩江有洍逑下引書旁逑孱功僝下引書旁救僝功㐱下引詩赤舄巳巳掔下引詩赤舄掔掔　鄭康成常駮許慎五經異義顔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别指一字以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

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鎦字當之無由字以粤字當之無免字以絻字當之

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粜訓為惡米武王載斾之斾改為坺訓為臿土威為姑也為女陰㱿為擊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

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
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𦤎
褱為解衣耕甲為人持弓會敺禽辱為失耕時叟為束
縛捽抴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𡨥為𦤎人在屋下
執事宂為十六日月始廚刑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
遠於理情乎武曌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
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
合者也訓亳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

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

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

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

得行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為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　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

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鎦今按漢書卯金刀之

識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面並作劉無鎦
字

徐鉉校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文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
切字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
陽冰之類亦鉉等所加也又云諸字不収今附之字韻
末者澗下亦鉉等加也

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

氏箋註但曰讀若萁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翺以孫
愐唐韻所加
昇字下云說文直作𢆉趙宧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
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書傳必以本
人名冠之方不混於前人耳
始字說文以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
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寳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

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廵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廵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為熹平所刊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註云梁有十三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玄宗天寶三載銘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詁雖百篇奥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製有異於當今傳寫寖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

府是玄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正義曰就古人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玄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宫乃延士張㚽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歟

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為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

晁氏讀書記曰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

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讀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也明初武官誥勑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年字盡奉旨用漢急就章字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云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千字

並使興嗣為之又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户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

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考索同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

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為之注解是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

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為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録書者集成

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黄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

之令廣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晉書郄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

趙彦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陜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

隷比其久也復以隷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
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隷筆仍在良繇去隷未遠也
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型故不勝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
出則此法埽地矣
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
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漢俗簡惰漸
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隷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

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甲幼
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
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柳
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真
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
張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古人之謹
重如此售唐書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李玄道為長史君

廓入朝玄道附書與其從甥房玄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嶲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録

金石録有宋公䜌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䜌者莫知其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䜌即

景公也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即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註未及正

黨錮傳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

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入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並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註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陟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

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渦即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於洞渦驛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臯印點畫之譌而已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十

錢唐倪濤撰

六書疏略

錢塘馮李驊天閑著

巵言 摘略

此書雖疏小篆實為楷書而設以楷書偏傍點畫多與六書不合必讀説文而後形聲意義始不為俗譌所誤故正文之後附列古通今通俗文譌文四項其本

書形聲不同而音義互見者為古通其本書所無而經傳所有者為今通其雖見經傳而疑於六書者為俗文

周氏字原云六經皆古文唐天寳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作楷書今世所傳反襍俗體以此其俗通於正而點畫謬誤者為譌文葢以六書決之而五萬餘字雖所未睹孰得孰失皆可揣而曉也故說文為篆隸之本字中之經

唐韻四萬集韻五萬皆有畸今且六萬矣

六書之說詳見周禮注疏漢藝文志許氏本序及通考諸書茲不具論唯是古人制作一字有一字之義後人不求甚解但云從厶聲而已

穀梁范注某地作厶

見有論字義者便詬之為王氏之學夫王氏誠有不免於穿鑿者以其不細考說文而好為臆說也

如霸主西金炎初赤色之類

其實古人論理論事必兼六書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庠者養也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書云詩言志易有風火咼禮之饗者鄉也春之言蠢秋之為愁也其他倉雅之文不可枚舉考亭或問亦嘗言欲於四書字義再加闡發諸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恧為惡匿於心勿為旗腳三軍全凭指揮種種疏解皆於六書音義的确不易

昔朱子讀易至字義猶有精力早衰未暇整頓之恨

小學字義不明於格致先缺起手一項工夫却要講道理豈非便是躐等駢故切切於此歷二十年晝夜寒暑疾痛而不忍釋思為造就人材者稍作涓埃之助也

諧聲必兼會意方見制字之義六書故云心之所之為志乃先儒誤以諧聲為會意如其說則从心从支聲亦可謂之志乎或因改云心之所注為志夫注即之也又安得但有聲而無義乎

許氏注例有七部首建形部字諧聲故先云从厶形次云
从厶聲所謂形聲相益謂之字也雖秖言形聲而會
意假借轉注皆在其中且有兼象形指事者昔人譏
許書詳於諧聲而略於四義非也
聲兼形者蝨從卂形也聲兼事者祡用柴奈也聲
兼意者儒為人需也聲兼轉者雕以周密轉為雕
畫也聲兼借者球形似求毛下垂也求古裘字
其曰从厶聲者重在聲也而未嘗无義如璋从章聲

實以兩半合而成章為義是也其但从厶者重在義
也然或未盡明言如璚从矞與瓊同而不言从空明
之義是也其曰从厶厶亦聲者重在會意又兼諧聲
如僊从䙴䙴亦聲本以升遷為義而䙴又聲是也然
又宜重會意而但曰从厶聲此必傳寫譌脱厶亦二
字今就其義補之如神从申既訓引出萬物則知以
引申為會意不但以申之聲是也其曰从厶省者如
逐从遯省豕走而追之為會意是也其曰从厶省聲

者龔从䶬省聲龖即沓故龔訓重也但龔有龔之籀文以證之㬎从㬎省而更無㬎之重文以證之然音義同則从省無疑故於正文无取者則从省文而得之如䜴从譶省若但从言則於兩聲襍沓不合是也其曰讀若厶有卽以此字為彼字文雖異而音訓通者如譶之為沓是也有但從所讀之字之義而不从其聲者如莙从君為大藻注讀若威言如緄之文色非以莙亦讀威音是也

古訓厶 即讀若厶者至多詳後

此等皆或增或訂斷不使一字有不解六書之恨其无證佐确義亦不牽鑿以蹈半山之譏世不乏癖昌歜者庶其鑒之

古人制字用字有本義反義借義隅義通義諸種故字从厶多有不同其从本義如誼从宜而訓義是也或从反義如祀从巳而訓无巳是也或从借義如譪从葛而取其纏綿依附是也或从隅義如進从閵省 以

閵从閵本訓登也或从通義如糖从唐唐本訓隄轉訓兒絲糖之黏似之故通此又以轉兼借者要之反義以下皆所謂轉也

从厶聲亦多不同有直从其義不煩訓釋者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是也有曲從其義多其轉折者如藼以忘憂而从憲碧以青玉而從白是也有古今異音依今音即失古意者如仍从乃聲乃卽仍本字非讀作訓難之乃是也又有割裂古今二體成文乍觀之全

无義者如㠑从配而訓崩聲是也

㠑音隗合圮𨡕省非从配也𨡕即古圮字崩也

至於厶省聲尤有不同睎从希而曰稀省希本稀義

此易明也船从㕣而曰鉛省鉛非船義此不易明也

通長讀之始得

本注詳之

諧聲與會意同為合體成字但合體而其意可想不必

因聲得義則曰會意如音加十為章𠂇在甲下為㪿

是也

鄭氏以二母為會意非也如其説則无部可歸矣合體而就形生意又恰有聲可依則曰諧聲即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是也

會意與指事亦多相似大都物之實而可睹者為指事故以上下當之理之虛而可想者為會意故以武信當之

假借與轉注舊訓亦有未安大都物與事為類而從比

適彼則為轉注物與事不類而以此儗彼則為假借也

正譌从反側取義變形成類為轉注如側山為𠂤到𡳿為帀之屬但此不過轉注之一端不可以此數字盡之有由靜義轉為動義者如好惡轉而可好可惡趣走轉為趣之走之是也有由實字轉為虛字者雖本蟲然本肉之本艸馬本烏而本毛又本手皆轉為語詞是也有由正義轉為反義者汙為潔康為苛徂為

存落為始𢕓為置面為背違為暇逆為迎是也

以亂為治不在此例葢亂本治字煩敵自从攴也

唐室改經涸寫沿誤此等皆亟宜改正者

假借於部母如非之取義于鳥飛相背齊之取義于禾生整列𠗋之取義於日昃烏棲㑊之取義於形之似舟哭之取義於聲之似犬不字至字皆取象於烏之上公為不下來為至此假借之正法舊注以令長當之未确

由命令而平聲為使令由長短而上聲為長幼乃

轉注非假借也

卽謂借而毛為而汝借麗爾為爾我亦屬一義也

詩淇奥只借室之奥曲不必加水作澳有匪只借

匸之非文不必加文作斐皆假借之一端陸深書

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令長之類是假

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是說亦未盡

其形聲相益如裘之取義于求之下裘球之取義於

求之句曲正从履之借舟而生至冶之凝釋如仌又如飴乃合兩假借成文者可以類推矣

雖兩借而仌爲形台爲聲故在仌部非鄭氏二母爲會意之説也

大都形事意聲四者書之經也轉注假借二者書之權也不必正形正事正意正聲而因此可以通彼則爲轉注本非真形真事真意真聲而即彼可以比此則爲假借故轉注有四以又爲ナ形之轉也以上爲丅

事之轉也由老而考意之轉也由工而江聲之轉也假借亦有四以丶為主形之借也以丄爲尊事之借也攴之為治意之借也烏之為呼聲之借也至由麗爾為爾汝又為語詞是假借兼轉注由夨族為攢族又為宗族是轉注兼假借轉假之用明六書無不達者矣

字不解義則俗譌莫考如邲風褎如充耳說文作褏訓衣博裾从衣从采采即保之古文故今文作褎毛傳

盛服也蓋褎大之衣詩意本對上文瑣尾流離而言言伯叔如此褎然盛飾而亡人窶陋之苦直如充耳不聞傳寫褎誤作褎余秀在右二音康成遂以耳聾多笑釋之不思褎乃古文袖字袖故余秀切又以袖義无當通作在右切此不審字形而妄讀者

漢書董仲舒傳褎然為舉首正用詩褎如文義刻本亦作褎是袖然為舉首矣復成何語耶

通雅引家語由何裾裾與漢書欒安裦裦皆重稱其盛服是亦以裦為袖不知裾乃倨之借裦亦裦之譌而作此曲說英雄欺人耳　家語本作倨倨注釋作裾裾本誤

家訓鶡出上黨色竝黃黑无駮襍也嘗讀陳思鶡賦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鴒雀似鶡而青出羌中集韻音分此疑頓釋不知似鶡而青乃鳻也非鴒也分介相似而譌師古注漢書黃覇傳亦云鴒鶡雀音芬二

顔沿誤矣而丁氏因之槩字義鶡善鬥故从曷能遏敵也鴧从介性耿介也介曷義近故或稱鶡或稱鴧鳻訓鳥聚則从紛紜之紛省與介曷了不相涉不從字形求義烏能定其音之是非

說文餐訓吞音駿从奴(同殘)取貪奴之義重文作湌水澆飯也俗作飧从歺乃奴之省與朝饔夕飧別飧音孫从夕會夕食之意詩伐檀首章素餐與檀狟叶末章素飧與輪鶉叶本自分明而釋文於勸餐之飧則音孫

或誤从夕於饔飧之飧復音驂或誤从歹通志因之各有千安蘇昆二音總不審於奴殘夕省音義故依違无適若此古訓詁家如鄭郭顏陸所謂博洽之選以專門名者矣而猶不免況後來之彥其不奉說文為讀書識字之闇室一鐙也

方言顯鑠盱揚睹雙也雙乃矍之譌景純注本訓雙耦案說文矍从瞿之音義手持隹欲逸走目左右驚視也盱訓張目睹同眣訓目睛顯卽睩訓目旁揚卽詩

笑目揚兮鑠即漢書矍鑠此翁皆於蒦耦之解無涉郭不改正蒦之為矍而直以譌傳譌豈得為昔賢諱乎

前人於六書但以穿鑿為嫖而忘其為鹵莽之報如龍耳重聽事出山海經黄氏日抄云作此書者人也未嘗與龍接談何以知其重聽而謂耳聾从龍如邛隴从阜豈龍在阜朧从月豈龍在月𨸏謂古者人龍未始不相接豢龍御龍黄先寧不聞之至隴以山阜

長大起伏生動而从龍朧以微雲罩月不甚明朗而从龍省皆假借法直以生龍當之宜其惑已

又字書疑譆本訓痛反从喜无義雖曰喜聲豈无他聲可從此古制字之不可解者 騂 謂古字从反義者多有如祀訓无巳而从巳頎訓不正而从尹之屬但譆譆从喜乃是熹省 說文熹炙也 左傳譆譆出出言將被火傷伯姬宜出非但從欣喜正文不審於六書從省之法遂不可解其所云豈無他聲可從一語為如瘦初

覺而卒不求甚解何哉

又如論豺狼二字諧聲與會意別埤雅以豺為才以狼為良必執字之偏傍以立義則貉之從各狐之從瓜貀之从出貙之從區皆何所取獸族中才且良者莫如騶虞天麝虎蜼字何以從馬从鹿从虫邪譁謂豺以報本而从才狼以善顧而从良古人制字偶取一義非論其全也貉以北方別種而从各狐以哀吟而从呱省貙以貍伏而从傴省貀以尾短而从屈省固

均有取也若騶虞之騶本訓廐御其義在芻牧虞古通娛騶虞性馴芻取娛樂也天麟之義在孝鷹為能効鷹鳴者也虎蜼之義在隹从雖省尾兩歧似雖能塞鼻孔也馬鷹虫皆部母乃形也而執之以求義元怪其於六書之旨愈疑而愈遠矣

又如止戈為武左有明徵説在許氏數百年之前正六書會意字夾潒必歸之諧聲既極論以義取文為書之失又以為古武有作戍又作戩戍之前衆象執戈

揚盾之義可見象形亦自有義戠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又以掩戠之戠不當用襲裘字則何不云戠从習聲則自相矛盾而不覺矣又云武之从亾亦猶戰之从單（音善）戮之从翏戢之从咠戕之从癸皆聲之諧夫單翏咠癸為戰戮戢戕之聲固也獨不曰戰有殫力之義戮有戮力之義戢有藏戢之義戕有取象終葵之義（皆从省法）義在聲中字總无有聲而无義者如徒以聲而已則戰何不从善聲作戩戮何不从六聲

作戕戥何不从七聲作找戮何不从鬼聲作魊邪大抵前人於形聲易解處仍自依義立說至不易解處即但依聲立說此便於凾芥者耳顧以儒先義理解字為徒勞用心其與没字碑相去幾何

岳珂桯史載王荆公熙寧中譔字說行之天下蘇東坡曰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應驊業犇乃後起之字不可並訾六書麤訓行超遠原王

行速為義行速則气痡故轉訓粗壯耳况八百里駮牛又未嘗不疾奔乎字說固多臆繆然豈得因噎而廢食邪

字説未見全書諸家所載如論詩毳衣如菼云菼初生其裡赤色故从炎不知菼字本作𦵭从剡葭初生剡銳也菼即从剡省若从炎亦為義且與次章如璊複矣王氏亦不細心説文故多為世所譏

六藝之一録續編卷十